

杨守敬致罗振玉的一封信

郝志群 考释

叔韞仁兄：

足下两次寄来大著并石刻拓本，感谢感谢！《萧瑀》一志^①，足下未有副本，何可攘夺！然可补入《寰宇贞石图》^②，俟石印后再以奉缴。新出《齐郡王妃》等三志^③，守敬但见《齐郡王妃常氏》一志缩印本，真精绝，不在《张贵男》^④下。闻系武进董氏^⑤所得，奇货居之。然闻董氏欲购我《寒山诗集》影宋本^⑥，吾亦爱不忍割。如董君肯以三志赠我者，则《寒山诗集》可议让也。足下试为商之。

《唐六典》守敬所藏：一明正德本，一日本人校刻本，一扫叶山房本（此本不佳）。^⑦日本校刻本凡正德缺字皆补之，颇精。守敬在日本尝亦致力于此，于各史志中有异同互证者抄出之，亦可备参证。支阁二十余年，未尝省视。得足下提及，欲重刊此书，甚善甚善！今新法将数千年来制度尽行翻改，不知彼有深浅者。^⑧只欲（当）^⑨效法我古制而变其粗野。今以所校原本呈览。吾意行款仍照正德本，缺字依日本刻补之。其守敬所辑有可采者附于后。何如何如？（记中有作“明庆”者，守敬谓当作“显庆”。既检唐中宗讳“显”，则“明庆”不误。此等处仍求足下正之）。但刻此书，似宜用木板精写刻之，不可以石印。如必欲刻，似应仍在鄂，囑陶子林^⑩刻之。唯近日刻工较前更贵，未知贵同人允否？如不刻，仍祈将原书付还，断不可迟留，缘校前甚费翻检，不欲轻弃也。

《书史会要》，敝处有两写本^⑪，行款不同而互有长短，似是元本，有模糊处，形近致误者，然二本亦竟有不可通者。未知尊处

所藏何本，似宜寄来与此二本互校，再以《墨池篇》^⑫等书校之，方可入木。大凡守敬在日本得旧钞本，每叶一角，影抄精者，每叶三角，次者二角。此二书，每部约二百餘叶，原以二十餘元得之。如足下欲得之不刻，则以原抄费付我（议定寄书），如欲刻之，则不须给我费（亦不必寄书），缘传古我亦有同情也。

《悉昙字记》^⑬、《帝范》^⑭、《黄帝明堂经》^⑮三种本是二十年前汪穉卿^⑯嘱我刻者。当时仿宋每字三文。诚然！而写工及板片在外，故每字五文。今则刻工每字五文，写工、板片又在外矣。此书汇入《国学丛刻》^⑰中，甚善。以其板式甚小，与尊刻合也。通计三种五十五叶，共计一万九千一百五十七字，每字五文，当日之价应九十五千七百八十五文，合洋银七十六元。足下欲买之，即恳以洋银兑付（缘近日需款甚急），其板片由陶子林汇交为便。又《帝范》与中土所传大异，守敬有校记，未刻。其稿当尚存。《悉昙字记》、《黄帝明堂》，吾不在行，未有题跋，唯足下补刻之。

伯斧^⑱所得《唐韵》，不能定为何人之书，故不敢附和，恐伯斧见之不悦。然实事求是，生平不肯假借，惟伯斧谅之。

伏侯^⑲所得《文选》，故是希有，然亦未必千金之宝（吾有跋可阅之）。郎注《苏集》^⑳，日本有重刊本（非影宋，吾有之），未知其板尚存否？

伯斧拟刻之《王子安集》^㉑，已刻样子数行，甚精，当以附入《国学丛刻》。吾之北齐人书《左传》，去年在上海石印之，不佳^㉒，今已择良工木刻之，他日亦可附《国学丛刻》也。

吾与伯斧之题跋等，足下可拆开一阅，书此竟腕欲脱，足下当笑我痴也。

守敬所著书未刻者甚多，然必不能尽刻，非惟力不足，且日暮途远，断不能竣事。颇有劝我辑股者，吾鉴于周沅帆^㉓得股款而未成书，致遭嗤骂，故迟日未敢出。今时日已迫，急于成书，未知海内学者赞成否？足下交游最广，声誉最著，鼎力招来，或属可行。且守敬著书已有刻成者，人必信之，不同虚悬。惟经理之

人恐貽后人累也。谨以质之足下，可否唯裁示！即颂
箸安不庄。

守敬顿首

六月廿五日^{②④}九钟

又：吾见足下《国学丛刻》宗旨，则吾所藏可汇入者甚多，匆匆不及缕述。有古钞《庄子》残卷子三卷^{②⑤}，与宋板大有异同，勿论近刻也。如可汇入，当检出商之。惟守敬年老，精力衰颓，不能照料一切，为可憾也。

又：吾得朱竹垞《宋元人集本书目》一册^{②⑥}，似可补入尊刻，容日检寄。

守敬昨日^{②⑦}（廿三日）为田伏侯跋《文选》约千餘字。昨日又为蒋伯斧书《唐韵》跋又千餘字。今日为伯斧、伏侯作信，又为足下书信，精殒力竭，语无次第，草率不堪。缘伏侯限今日渡江，定于午前送各件去故也。

《水经注疏》^{②⑧}仍未写定。缘《历史地志详图》^{②⑨}已刻成大半，不欲中辍。俟全成后，方以全力治《水经注疏》。惟日者言吾生命尽于今年，则《水经注》不能成书，此五百年大憾也。惟祈天鉴我忱，再假我数年，此书成，可瞑目矣。今以刻成北魏、西魏两图呈览，可知吾所刻地图，皆用力至勤，非苟而已也。张石洲《延昌地形志》残稿^{③⑩}，为吾乡陈士可^{③⑪}（此君亦吾两湖书院门生）所得，屡囑其重抄一部，未得。兹以北魏、西魏二书由足下赠之，祈愿其速抄来以与吾书互证。其抄费即由足下兑付为禱。

考释

①《萧瑒志》，全称《陶邱简侯萧瑒墓志》，大业八年（612）刻石。罗振玉《六朝墓志精华》收录。

②《寰宇贞石图》，杨守敬编。此书初辑印于光绪八年（1882）杨守敬在日本之时，重辑印于宣统元年（1909）。

③三志除《齐郡王妃常氏墓志》外，其它两志当是指《燕州刺史元扬墓志》

及《元扬妻墓志》，因三志均在宣统二年出土于洛阳，后归日本大仓喜八郎。据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载：“石出国后，当时人多购求拓本，名元扬夫妇、常季繁合称三志。”石出后，罗振玉亦有拓本，甘肱《永丰乡人行年录》宣统三年二月八日载：“洛中运《魏燕州刺史元扬》及《元使君夫人王氏》、《齐郡王妃常氏》三志石至，督工烧烛拓墨。”《六朝墓志精华》均收录。

④《张贵男》，全称《邯郸县令蔡府君张贵男墓志》，大业二年（606）刻石。杨守敬《寰宇贞石图》卷四收录。

⑤董氏，指董康，江苏武进人。

⑥《寒山诗集》即《寒山子诗集》一卷，唐释寒山撰。杨守敬藏日本影宋本，何澄一编《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》卷四著录。

⑦《唐六典》，杨守敬尚有一部日本古钞本，参见《日本访书志》卷五《唐六典十卷古钞本》提要。提要中对正德本、日本校刻本均有考述。又，“此本不佳”四字，原稿为小字双行，其义当系变注，故加括号以别之。下同。

⑧此句盖指一九一一年五月撤消军机处、旧内阁等机构，新组“责任内阁”之事。

⑨“当”字，原件写在“欲”字旁，二字均未作删除或插入标记，故并存之。

⑩陶子林，又作陶子霖或陶子麟，湖北黄冈人，设刻书肆于武昌，善摹刻古本旧体。

⑪《书史会要》九卷补遗一卷，明陶宗仪撰。杨守敬藏有日本钞本，《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》卷三著录。

⑫《墨池篇》即《墨池编》，宋朱长文撰。《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》未见著录。

⑬《悉昙字记》一卷，唐智广撰。《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》未见著录。

⑭《帝范》二卷，唐太宗撰，杨守敬藏有日本钞本，《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》卷三著录。

⑮《黄帝明堂经》一卷，隋杨上善撰注。杨守敬藏有卷子本，《日本访书志》卷九有提要，可参考。

⑯汪穉卿，即汪康年。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（三）收有杨守敬致汪康年的十封信，其中第四、五函谈及刻上三书事。

⑰《国学丛刻》，应作《国学丛刊》，宣统二年罗振玉首倡，次年辑印三册遽止。民国二年易名《雪堂丛刻》续刊。此信中杨守敬提及的《唐六典》、《书史会要》、《悉昙字记》等书，在《国学丛刊》中均未收录。《永丰乡人行年录》载：《悉昙字记》“乡人曾托杨惺吾刻于武昌，辛亥后板佚”。

⑮伯斧，指蒋黼。所藏《唐韵》残卷，王国维定为唐写本，并作《校记》二卷，见《王国维遗书》第八册。

⑯伏侯，即田吴炤。

⑰郎注《苏集》，指宋郎晔编注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六十卷。

⑱《王子安集》一卷，杨守敬藏有古钞卷子本，《日本访书志·补遗》有提要及校记。据罗振玉辑《王子安集佚文》序云：杨守敬为蒋黼所刻之本，因蒋氏“暴病卒”而中辍。

⑲北齐人书《左传》，上海有正书局1910年石印本。卷末有杨守敬宣统元年（1909）二月廿二日题跋。未见木刻本。

⑳周沅帆，当作邹沅帆，即邹代钧。邹氏与杨守敬曾同为两湖书院教习，共治舆地之学，杨守敬舆地学著作《晦明轩稿》就是在邹代钧的怂恿下出版的。该书杨守敬序中即曰“邹君沅帆”云云。

㉑六月廿五日，依据信中提到的《左传》石印时间判断，此“六月廿五日”指宣统三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，即公历1911年7月20日。

㉒《日本访书志》卷七有提要。

㉓《宋元人集本书目》，又名《曝书亭宋元人集目》，一卷，朱彝尊撰。杨守敬藏有日本钞本，《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》卷二著录。

㉔原件“昨日”旁注“廿三”，依下文“昨日”及上文“六月廿五日”所示，此“昨日”应作“前日”。

㉕《水经注疏》，杨守敬及门人熊会贞合撰。今有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、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本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段熙仲、陈桥驿点校本。

㉖《历史地志详图》，即杨守敬、熊会贞编绘的《历代舆地详图》三十四册，杨氏观海堂1904年至1911年刊本。

㉗《延昌地形志》，清张穆著，穆字石洲。该书残稿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㉘陈士可，即陈毅，湖北黄陂人，毕业于两湖书院。通边疆舆地之学。民国时期，曾任驻库伦办理大臣等职。

附记：此信藏北京图书馆，著录名《邻苏老人手札》，一册。原件十五页，每页八行，长24厘米，宽13厘米，页中间竖行双钩“邻苏园”三个大字。按“邻苏园”系杨守敬在黄州的藏书楼名，故此纸当是杨守敬专用信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